

一代名师桃李天下 十分才气立说山东

著名文学史家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孔范今病逝

记者 师文静

5月31日,山东大学文学院发布讣告称,著名文学史家、杰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、山东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孔范今教授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3年5月30日20时50分在济南逝世,享年82岁。孔范今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,在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写作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重要成就,并长期在高校任教,为学界、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批成绩卓著的人才,是一位勇于探索、富于创建的杰出学者。

孔范今教授的学术生涯,体现出一个卓越的人文学者宏阔深在的史家气魄,他独立思考,严谨求证,留下了自己对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独特思考。在众弟子的心目中,他又是位优秀的老师,不言自威,但又有幽默风趣、平易近人的一面。

目光深邃,睿智而仁厚,是很多人对孔范今教授的印象。孔范今教授一生学术研究,最令人佩服的则是他博古通今、纵横捭阖的学术涵养。他做现代文学研究,兼具历史视野、哲学视野,具有“大文学史”的气魄。

孔范今教授长期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,其文学史学术著作都曾引发



很大反响,比如《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》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《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》《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》等。上个世纪90年代,他主编了800余万字的大型套书《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》,有力地弥补了该学科对象世界的缺失,率先体现出一种建构完整文学史的学术眼光。此后的《二十世纪

中国文学史》完整显示了“重写文学史”的最早实绩,以“历史结构说”完成了文学史范式的重建。进入新世纪以后,孔教授进一步提出了“现代新人文主义”观念,其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新人文书系》和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在多元现代转型中重彰“新人文主义”命题。

孔范今著作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是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一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,

是“国”字号的文学史名著。该书是孔范今教授厚积薄发的文学史著作,集中体现了他围绕文学史问题的最新思考,其中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起点、路径和方式作出了多视角多层面的阐释,其中“新文学的晚清起源”、“历史的悖论式结构”等重要学术命题都被学界作出了充分肯定。

孔范今教授的著作,回到了人文性的文学史观念建构系统上;让自己的文学史著作最贴近历史真实和历史真相,他认为执着于科学史学建构,这是一个学人的责任担当。他认为,文学永远离不开人类,人类永远离不开文学。“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、人性存在,他要得到满足,而现实常常是不能叫他满足的,他就需要有另一个生存空间,这个空间就是文学的虚构,让人借以慰藉心灵。只要生命一直存在,就一直需要这个价值空间,文学永远不会消亡。”

学术界、教育界等众多人士,对孔范今教授的病逝无不感到痛惜并哀悼。著名学者宋遂良痛悼老友孔范今,拟挽联:“一代名师桃李天下,十分才气立说山东。”吕家乡、宋遂良、袁忠岳三位学者一起悼念孔范今教授:“五十年学海弄潮 著作等身 惠泽环宇喜看桃李天下,四十载兄弟情谊 甘苦与共 且待相聚共享云淡风轻。”
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:先生有着宏阔激荡的学术世界

记者 师文静

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曾跟从孔范今教授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,师生情谊深厚。恩师病逝,他一夜无眠,忍悲痛之情接受记者采访,谈孔范今教授的学术生活、学术思考,聊其心目中孔教授在做学问、做人上对自己和众弟子的深刻影响。

他的学术 兼具历史视野和哲学思辨

施战军告诉记者,孔范今教授一生勤勉,专注于学问,在最近几年仍在著书立说,出版《人文言说》《舍下论学》等新作,新作研讨会曾在济南举行,引发学术界关注。施战军表示,孔范今教授退休后的学术思考,集中展现在两部新作中,书中相对充分地呈现了孔范今教授多年来积淀下来的更广阔、更自由的学术思考;但这种思考和表达还是没能完全完成,令人遗憾和惋惜。

谈及孔范今教授的学术特色,施战军认为,从《人文言说》《舍下论学》等著作就能看到孔教授做学问的思路,看到他的文化情怀。他和一般的专业学者不同,虽然是研究现代文学出身,却是比较早的把现代文学学科扩展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“文学史家”。他的学术实践将理论探索、文学史建构和史料文献发掘融为一体,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有史学视野、哲学根底、人文情怀;更有从中国传统文化而来的,有根脉的赓续与新创,是有自身独特逻辑和突出个性的研究学者。

施战军称,孔范今教授学术研究方法的最为独特之处,是历史视野、哲学思辨。这两大特征让其的整

个学术研究,很早就做足了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究的理论准备。因为早年做学问,现代文学的材料并不丰富,所以他做了大量史料工作,对文学史进行了格局的重置和独特的逻辑化处理。

他的思想 展现传统根脉和人文色彩

施战军告诉记者,孔范今教授是孔子后人,从小就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,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也是其做学术的自觉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孔教授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文学专业的学者,他从传统而来的、具有根脉的思考,支撑起他的整个更为宏阔激荡的学术世界。

而孔范今教授做学术的理论利器,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。施战军称,孔范今教授对西方哲学史有很深的研究,从黑格尔、康德到罗素,他是可以专门开课的。但其学术研究中最本质的洞察所及,无不是受了马克思、恩格斯辩证逻辑与历史研究法的深刻影响,把它实践到了具体的文学史事实的发现里面,揭示了诸多文学史中的真相,这是一般专业学者难以具备的学术素养。“在这样的视野下,孔老师的研究和很多专业性限制性研究就有了区别性、独到性、深刻性,有不一样的大格局、广角度、深探索的系统建构。”

在这样一种宽展厚实、向上向善又非同寻常的学术研究道路上,孔范今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新人文主义思考。施战军表示,孔范今教授从人文文化的“老祖宗”孔夫子那里寻根,并在研究实际层面上融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,拥有强劲的思辨力量、厚朴的精神底色、敏锐的问题意识,能

够发现真问题、解决真问题。这样的学术研究,在今天愈加显得珍贵。

他的遗憾 还有很多思考没有表达

施战军在沉痛之余,最为遗憾的是孔范今教授的学术还未完成,还有很多想表达的思考没来得及表达出来。施战军说,他跟在孔范今教授身边的时间长达十六年,从念书到留在山大工作,一直在老师身边,了解老师的研究进向,深知老师的研究还有很多未展开的部分,只能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想象老师想要表达的思考,而老师想表达的这些思考都是独特的,几乎每一次表述出来,都是一种深怀历史主动的学术创辟,也同时是对既有“圈层”固化认识的突破。

施战军告诉记者,孔范今教授对学子最大的影响,是在学术研究上的引领启发。“孔老师对学生的学术引领,还真有点像杏坛讲学,他的教学、与学生的交流,有稳固的、有力的学术体系,同时他的思想基座非常大,充分的自信让孔老师有引力、有气场。孔老师宽容地启发每一个学生的学术研究把更新锐、更多可能性展现出来,这种教育方式,令人深思,值得总结。”

施战军说,他本来很快就要回济南看望老师,没想到老师走了,他得到消息时感觉心如刀割、痛苦难忍。“孔老师很多方面对我言传身教,无论做学术、教学,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认认真真做事的精神,也学到了对人生、对世界的态度,这些方面都留下太深刻的影响。他教诲每一届学生做学问要严谨、认真,不能偷奸耍滑,不能糊弄。老师严慈相济,对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特别关心,是学生心目中最优秀的老师。”

不言自威 又平易近人的孔老师

□黄轶

导师孔范今先生刚给我们上了几次课,我就被他博古通今、纵横捭阖的讲授镇住了,而他一再强调的“读原典,读原典”的“原典”,很多我也未曾认真读过,比如全套的《饮冰室合集》《新青年》等——我内心开始长草。为了节省时间,我有时就在宿舍备些果蔬干粮,闷在屋里几天不下楼。孔老师听说后,每每在校园里碰到我同屋,都一再嘱托人家下楼时要叫上我。

博士论文选题时,我一下子选定从晚清民初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角度来写“苏曼殊文学论”。听说有同学的选题被导师否定,我也惴惴不安地把提纲呈给了孔先生。他看完,喝一口酹茶,掐灭手中的烟蒂,又慢慢点上一支烟,然后用右手轻轻地敲击着桌角,操着一口曲阜普通话说:“对于女性学者来讲,可能所有的阅读和书写都得是她心灵的审美呈现。你喜欢苏曼殊的诗文,关注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文人的文化求索,又有了相对扎实的理论准备,能写好。”老师顿了顿,悠悠地抽了一口烟,接着说:“读书就像撒网,要撒得开,也要能收得住。现在你不要急于发文章,‘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’。”孔老师引领弟子治学既厚爱又严苛,能够得到他的肯定,我自信了许多;而其“重积淀、厚基础”的严谨学风也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以及对史料的重视。

在我心中,孔先生一直都是不言自威的,但毕业后我越来越发现他幽默风趣、平易近人的一面。2015年10月回母校开会时,我陪同王尧老师去看望孔老师。老先生让茶递烟,嘘寒问暖,那样开心。但由于会务安排,那天谈兴未尽。次日,孔先生又委托马兵兄接我到一家酒楼重聚。我们到时,老先生已先到了,他欣然地拉着我翻看菜单,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,我说哪能点那么多?他说:“我说了算,都要!”然后嘿嘿一笑:“上次施战军回来就没好好吃顿饭!”那一刻,我看见老师的目光瞬间暗淡下来,夹着香烟的手有些颤抖——他又想念远方的弟子了。

(本文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◎弟子怀念恩师孔范今◎